

陆毅 宋春丽 袁立 孙红雷 ◆ 主演

浮化十背后

■ 电视文学剧本 ◆ 根据张欣同名小说改编

■ 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

■ 林黎胜 姜伟 改编

坊
浮化十背后

◎ 电视文学剧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陆毅 宋春丽 袁立 孙红雷 ◇主演

浮华十背后

■电视文学剧本 ◇根据张欣同名小说改编

■二十五集电视连续剧

■林黎胜 姜伟 改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华背后: 电视文学剧本/林黎胜, 姜伟改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10

ISBN 7-5004-3521-5

I. 浮… II. ①林…②姜…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9542 号

责任编辑 曹宏举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秦 重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金华彩印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22.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故事梗概：

天港市海关女关长杜欣平与分别多年的儿子罗亮重新住到了一起。罗亮对父母之间的往事耿耿于怀，但杜欣平仍对儿子真情挚爱。在一走私案中，杜欣平发现了天港市独霸一方的重量级人物高锦林涉嫌走私的重要线索，她决心将高锦林揭露出来。为了把杜欣平拉下水，高锦林动用了各种力量，并设计让漂亮女孩莫菲以感情为诱饵拉拢罗亮，进而把罗亮一步步逼上死路。杜欣平在维护法律与保护儿子的两难抉择中，做出了鱼死网破的决定。但高锦林再次逍遥法外，杜欣平则身陷囹圄。为了替母申冤，做了变脸手术的罗亮重回天港市。在莫菲的帮助下，罗亮最终找到了高锦林的犯罪证据。命运在危急关头经历了最后的转折……



新窗书坊

新窗书坊◎影视系列



定价：26.80元



定价：22.80元

策划人：南方子

ISBN 7-5004-3521-5



9 787500 435211 >

ISBN 7-5004-3521-5/I • 531

定价：22.8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46)
第四章	(70)
第五章	(94)
第六章	(110)
第七章	(130)
第八章	(150)
第九章	(166)
第十章	(191)
第十一章	(209)
第十二章	(235)
第十三章	(261)
第十四章	(283)
第十五章	(300)
第十六章	(317)
第十七章	(333)
第十八章	(350)
第十九章	(363)
第二十章	(382)

第 一 章

天港市是一座海滨小城，城市虽小，但和全国大多数沿海城市一样，经济繁荣，商厦林立，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小城对外贸易的势头也就像傍晚的海潮一样越涨越高起来，成为了天港市的经济支柱。而关和水门关是全市惟一一个海关卡，掌管着全市大大小小的进出口贸易，这对于一个靠对外贸易为主的城市来说，关和水门关就是它的命门关。每天海关检测处的工作人员都有条不紊地执行着货物进出口的检验任务，静静地看着一批批形形色色的货物运进运出，这些或进或出的货物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

这天早晨，和所有的日子一样，小城还没有完全从酣睡中醒来，静静的海关验货处，空无一人。两个橘黄色的货柜车停在这里，车里的收音机隐隐传来约翰·丹佛的歌。一位司机躺在宽大的驾驶室里面，一双大脚随音乐有节奏地抖动着，袅袅青烟从手指缝里升腾，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在离车不远处，验货处附近房檐下的监视摄像头和往常一样静静地监控着海关验货处的一切。忽然，有三个人从海关大门走出来，径直朝货柜车的方向走去。其中有两位穿着海关工作服的人员，另一位则似乎是老板模样的年轻人。三个人来到货柜前，其中一位海

关人员接过另一位报关员手里的报关单看着，随之示意旁边的人打开货柜。货柜打开，他便上前入内检查。一会儿，又从货柜门里抽身出来，示意把门关上。那位报关员微笑地看着他，那位老板模样的年轻人也笑眯眯地看着他，于是这位海关人员看似随意地向周围瞟了一眼，随后便在报关单上签了字。签字的海关人员就是水门关的海关查验官，名叫裴洋，而那位老板模样的年轻人则是本市丰盛公司的老板，名叫周海滨。刚才裴洋检验完的那宗货物，报关单上写的是丰盛公司进口的泰国米。整个检验过程都是那么的自然、有序，一宗货物的进口检验就这样完成了，但这所有的一切又似乎显得过于简单和顺利。其实，这宗货物检验的整个过程都被在验货监控室里的关长杜欣平，以及海关侦察局副局长霍朗民和女侦察员苏畅，通过监控器看得一清二楚。关长杜欣平的脸色也越来越凝重。因为侦察局副局长霍朗民和苏畅都证实：那两台货柜是丰盛公司进口的货柜，报关单上写的是泰国米，实际上是电脑芯片。而且平时海关验货处一直是双人查验制，今天却是一个人。正如霍朗民所感叹的：对个别公司经常是一个人，再说即使是双人查验，也是这个裴洋指派。现在可以肯定裴洋在放私。看着监视器中的货柜被拉走了，周海滨和报关员在和裴洋握手，杜欣平严肃地对苏畅说：“把这个裴洋的材料给我调来。”身为关长的她决不容忍这类事情在光天化日下如此猖獗。杜欣平在室内来回踱步。霍朗民试探地问：“关长，那两个货柜怎么处理？马上扣留吗？”

杜欣平表情严峻地说：“不，放他们走。你们侦察局要盯住这批货，丰盛公司是个小公司，没这么大的胃口。我现在有两点要求：一、封锁消息，监察海关内部其他环节，看是否还有其他涉嫌人员。二、集中力量，监视货柜出关后的最终去

向，走到哪，就盯到哪，我就不相信，那个传说中的走私黑网是通过空气流通的。”

此时，杜欣平的脸上已经明显地有了怒气。

一边的女侦察员苏畅安慰她说：“您别着急，裴洋已经露头了，会有结果的。”

杜欣平停了一下，又问：“冉局长呢？”她是指侦察局局长冉洞庭。

苏畅回答：“去风塘办事处了，下午才能回来。”“叫他马上回来。”看来，关长杜欣平是真的动气了，她决心一定要查出那个传说中的走私黑网来。霍朗民和苏畅奉命去盯看那两辆货柜车的去向，杜欣平则坐镇监控室，一场较量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的确如杜欣平所言，丰盛公司的老板周海滨只不过是一个幕前的小道具。在货柜车开走之后，周海滨跨进他的白色桑塔纳，然后开始拨打手机：“喂，我是海滨，货已经出关了，很顺利。”

接电话的人此时正走在东润公司的走廊里，他就是东润总裁高锦林的秘书白先生，此时正拿着文件边走边和周海滨通电话：

“知道了。是老四的人关照的吗？好，我告诉老板。就这样。”

白先生收了电话，走进了总裁办公室。办公室里，东润公司的总裁高锦林正对着镜子整理着领带，见白先生进来便问：“什么事？”

白先生递过几张纸，毕恭毕敬地说：“这是今天上午您在市人大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您要复习一下。”

高锦林翻看着：“好。”

“还有，中午您是要跟陈局长在望海吃饭吧？”

“对。”

白先生拿出一张草黄纸：“这是给他爱人的处方，药我已经放到您的车里了。”

高锦林满意地看着白先生：“好，辛苦了。”

白先生刚要走，却忽然看见老板台上高锦林的手表，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表，然后就拿起高锦林的表，调着指针说：“慢了一分钟。”调完之后，他才离开了。

高锦林看着白先生走出了办公室，然后拿起手里的发言稿开始背诵：“各位代表，大家好……”

此时，坐在海关关长办公室里的杜欣平正和跟踪货柜车的苏畅通电话：“不要着急，盯在那里，货只要一动就跟着。”然后她放下电话，开始翻阅裴洋的材料，看着看着，她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这时，秘书进来报告，侦察局的冉局长回来了。

杜欣平连忙请他进来。冉洞庭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进来，刚一坐定便问：“关长，什么事这么急？”

杜欣平严肃地说：“情况可能比咱们预料的还要糟。”

冉洞庭一愣：“到底出了什么事？”

“听说过丰盛公司吗？它的法人叫周海滨。”

“好像有点印象。怎么，这家公司涉嫌走私了？”

杜欣平点点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我们海关内部出了蛀虫！”

“谁？”冉洞庭吃惊地问。

杜欣平沉重地说：“具体情况等霍朗民回来告诉你，他比我更清楚。我叫你来是想给你看样东西。”说着，递给冉洞庭一份文件。

“这是总署给咱们关的备忘录，近期从咱们省过关的走私物品数量剧增，点了咱们关和水门关的名。”

冉洞庭接过文件看着，表情也开始严峻起来：“应该进一步落实，看看是我们的责任，还是水门关的责任。”

杜欣平叹了一口气：“这个不必落实，看看大街上跑的进口车，再看看柜台上卖的进口烟，我们应该知道，你我责无旁贷呀！”冉洞庭沉默了。此时，苏畅、霍朗民还在监视着货柜车，丰盛公司和海关检验官裴洋，也同时被侦查人员监控起来。

东润总裁高锦林在做完上午的发言后，和白秘书一起朝总裁办公室走去。白秘书边走边讨好地说：“上午的发言很精彩！我看金市长他们不停地点头。”高锦林笑了：“那还不是你这位秀才稿子写得好，我只是朗诵得不错。”“不，我看有些地方你的即兴发挥更精彩！”白秘书谦虚着。他们刚一进屋，桌上的电话就响了。白秘书快步走过去接电话。听着对方的话，他的表情竟渐渐变得诧异起来。高锦林意识到了什么，边解领带边回头看着白秘书。白秘书听着电话：“嗯！知道了，你保重。”说完放下了电话。

高锦林有些迟疑地问：“不会是……大事吧？”

“丰盛公司暴露了，二十四小时监控，裴洋也被监视了。”

“动手了吗？”

“还没有，杜欣平声称要抓幕后的人。”

高锦林哼了一声，不再言语。白秘书小心地问道：“周海滨怎么办，他可是丰盛的法人，还有裴洋？”高锦林走到沙发旁坐下，不动声色地沉思着。白秘书坐到他的侧面，看着他，等待着。过了一会儿，高锦林看着手表，慢条斯理地说：“周海滨是朋友，该留条活路；裴洋嘛，他是在我们这拿钱的，不

算朋友。”白秘书马上心领神会：“我明白了，我马上安排雷子去。”

“可以，他手脚利索。”说着，高锦林站起来心不在焉地往休息室走去。

白秘书刚想要走，却又忽然停住了：“高总！”

高锦林也站住了。

“这个杜欣平……那么多比她显赫的人我们都能揽在怀里，为什么就搞不定个区区的海关关长呢？”

高锦林听完，不屑地笑了一下：“我是太不重视她了，这是我的失误。走着瞧吧。”说完，便走进了休息室。

白秘书立即驱车去找周海滨。见到周海滨之后，把情况向周说了个大概，然后对周说：“要不是杜欣平想放长线钓大鱼，你现在就已经被拘了。”周海滨恳求地看着白先生：“那，我和丰盛公司怎么办？”

白秘书递过一沓钱：“拿着，公司肯定完了，你得躲起来，你要是落到杜欣平手里，麻烦的就不仅仅是你一个人了。”

“是老板的意思吗？”

白秘书对周的发问显然有些不耐烦，便说：“是所有人的意思。就是躲一躲，只要大家都没事，你就会没事。”

周海滨见状，连忙接过钱：“好，我答应，可是……”

白秘书冷冰冰地接过话来：“没有可是，你必须在天港消失，我已经给你找好了地方，你先去躲几天，前边路口有辆黑色桑塔纳，你跟着走就是了，等我联系好了东北那边的朋友，你就离开天港。”

周海滨听完，又苦着脸说：“我就想见……我女朋友一面。”

“命要紧！”

“我会小心的，就是……”

白秘书用阴冷的眼神看着犹豫不定的周海滨，一字一顿地告诫：“没有就是，我说的是必须，除非想死。”周海滨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只好拿着钱走了。

白秘书做完这一切之后，便回到东润公司向高锦林汇报。同时，一个叫雷子的年轻人也回来汇报，一切都已经做好了。

而此时，在海关杜欣平办公室里，杜欣平仍然在等候着那辆货柜车的消息。忽然冉洞庭急火火地进来，向她报告，刚刚接到霍副局长报告，丰盛公司的货柜车突然转向，原路返回，没有开到预计的目的地。杜欣平听完报告没有说话，只是盯着窗外看。

冉洞庭又补充说：“也许就是个普通的走私案，我们想复杂了。”

杜欣平思索了片刻，回过头说：“我估计我们的行动已经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抢先了一步。”

“不会吧，一直封锁消息呢，也许是他们改变了计划，再等等看。”

“不能再等了，让霍朗民继续跟踪货车，你马上派人，立即对丰盛公司的周海滨实施海关 24 小时留置，查封他们公司的账目，拘留裴洋，要快。”杜欣平坚决地说。

但是，杜欣平的行动还是晚了一步。当苏畅带领侦查人员冲进周海滨的房间时，看到的是空空的客厅。客厅的茶几上是银行包钱的空纸袋，苏畅抬眼观察，最终目光落到了墙上的一幅照片，那是周海滨和女朋友莫菲的合影，莫菲笑得十分甜蜜。这时，卫生间里传出喊声，苏畅连忙冲进卫生间，顺着警察的手望去：浴盆里是一大堆纸张被烧后的灰烬。很显然，人

已经跑了，证据也被销毁。

此时，侦察局长冉洞庭也带领着一批警察来到了裴洋的住处，但敲了半天门没有人答应。这时，一位戴红袖标的老太太拉着一个女人匆匆赶来。老太太告诉警察，那位女人是裴洋的妻子。裴妻手里拿着钥匙，紧张地问冉洞庭：“冉局长……这是……出什么……事了吗？”冉洞庭没有说话，只是上来接过裴妻的钥匙，迅速打开了门，几名警察率先冲了进去。但随后人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在裴家客厅的一边，陈列着一个巨大的鱼缸。裴洋跪在地上，他的两只手搭在鱼缸的水里，头耷拉在鱼缸边缘，身边的地上扔着一个掰断的CD碟，断口上是血迹。鱼缸里的水，已经是血红一团。血红的鱼缸里，两只惨白的胳膊，几条死去的鱼漂在水面上。冉洞庭惊惧地向前跨进一步：“裴洋！”而随后进来的裴妻，看见眼前的一切，立即顺着墙瘫倒在地。冉洞庭不忍目睹地别过脸去吩咐道：“快叫法医。”

在杜欣平的办公室里，霍朗民、冉洞庭和个别人员，正站在杜欣平对面，向她报告了这次行动的结果。听完之后，杜欣平不禁大发雷霆：“从早上8点，到现在不到八个小时，我们在小范围内布置的计划，怎么就会泄露了呢？你们都是搞刑侦的，我请你们回答。”

冉洞庭向左右看了看其他人，率先说：“关长，责任在侦察局，由我来检讨吧。”旁边的霍朗民也惭愧地低下了头。

这时，女侦察员苏畅进来报告：刚接到法医鉴定，裴洋是在家里被人用闭路天线勒死的，割腕自杀的现场是假象，勒死裴洋的闭路天线在壁橱里发现。在场的人都很惊讶。

过了一会儿，冉洞庭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先回去等着我，

我跟杜关长谈点事。”其他人便都退了出去，只剩下杜欣平和冉洞庭。杜欣平显然恢复了平静，她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并让冉洞庭也坐。冉洞庭快步走到杜欣平面前，略有些激动：“关长，我坐不下，我知道这次行动受挫，你很难过……”杜欣平摆了摆手说：“你不用安慰我，我是感到有些茫然。就像堂吉诃德跟风车搏斗似的，堂吉诃德还有个看得见的对手，可我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那个走私的影子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可却总是不能得手。”

冉洞庭安慰她说：“杜关长，我知道天港的这个走私黑网，一直是你的心病，其实，对我也是，如果你信得过我这个侦察局局长，请给我时间。”杜欣平似乎没有听见冉洞庭的表决，只是起身收拾着桌面的东西，轻轻地感叹道：“咱们在黑暗中舞剑的时间太长了，我真希望突然天光大亮，让我看看站在对面的对手究竟是什么嘴脸。”冉洞庭刚想再说什么，突然桌上的电话响了，杜欣平连忙抓起来接听：“喂。”接着杜欣平便示意冉洞庭先出去！

原来，电话是她的前夫罗树打来的。杜欣平在和罗树结婚前，是有个男朋友的，叫寇杰。他们感情很好，后来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寇杰的父亲受到牵连，一家人就去了山东。再后来又听说寇杰去了日本。杜欣平以为他回不来了，就和一直苦苦爱着自己的罗树结了婚。只是没想到，他们在生了儿子罗亮之后，寇杰又回来了。他找到了杜欣平，可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他依然很爱杜欣平，因此他们便有时候会有些私下来往。正是因为这样，杜欣平和罗树的婚姻就出现了危机。罗树很爱杜欣平，但又不知道如何挽救这段婚姻，只是不停地和她吵架，结果越闹越僵，最后导致了离婚。离婚之后，罗树自己开了一家福利工厂，带着儿子罗亮单身生活；杜欣平虽然爱

着寇杰，但不知什么原因，离婚之后也没有和寇杰结婚，只是埋头工作，直到十年后当上海海关关长，依然如故。现在，罗树打电话来不知有什么事情，杜欣平不想让别人过多知道自己的私生活，便把冉洞庭先支了出去。

其实，罗树打电话来并不是单纯地问候一声，而是真的有些事情要和杜欣平商量，于是他想约杜欣平下班后谈谈。杜欣平显然受走私案的影响，情绪有些不好：“我现在真的很忙，没有时间，海关这边有案子。”罗树显然也有些激动，说：“你总是没有时间。这么多年了，每次找你你都没时间！我不管你有没有案子！反正今天我们必须见面！”

杜欣平对罗树的反应有些惊讶，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罗树犹豫了一下，说道：“是——是关于儿子的事！”

“亮亮？他怎么了？”一提到儿子，杜欣平的心便一下紧张起来。

罗树沉思了一下，缓和了口气说：“见面再说吧。”

杜欣平放下电话，不禁开始发愣，儿子，自己今生最愧对的人。

此时，在天港市的一个角落里，一辆白色面包车在一家公司的门口停下来。车门拉开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从面包车上下来，她麻利地打开后车门，里面是几台电脑。她冲身后跟随下车的搬运工吩咐道：“都搬进去！”女孩走进公司，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她，就是周海滨的女朋友莫非。

一位店员过来招呼：“莫小姐，来了。”莫非笑了笑：“货送来了，叫汪经理来。”搬运工们把一箱箱电脑搬进来，莫非指手画脚地指挥着。搬运工们听从她的指挥，放好了电脑。

这时，汪经理来了，看见莫菲赶紧打招呼：“哎呀，莫小姐，你怎么来了？”

莫菲调皮地笑了笑，得意地说：“给你送货上门呀，看，你怎么谢我呀，经理大人。”

汪经理有些诧异，结结巴巴地说：“别……这是……我没说我们一定要呀。”

莫菲也有些诧异，但随后陪着笑脸说：“你怎么这么健忘呀，你不是说你们的电脑都要换了吗，你看，这可是你给我的定单呀。”

汪经理尴尬地笑了笑：“是呀，可是……我们已经买到更便宜的了，再说，定单我不是还没有签字嘛。”

“更便宜的？不可能吧？”莫菲对汪经理的话感到惊诧。汪经理连忙递上发票说：“您看，便宜吧，人家还负责安装呢。”说着用手指了指柜台。莫菲顺着汪经理的手指扭头看着柜台。只见柜台边上有年轻小伙子正撅着屁股在忙碌。莫菲慢慢走了过去，站在他身边，然后“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正埋头装电脑的小伙子，猛地抬起头，正撞到头上的柜台板，不禁“哎呀”一声。等他揉着脑袋站起来，看到了对面的莫菲，还没等他说话，莫菲便用食指点着柜台，教训道：“小伙子，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那位小伙子不知是因为面前的女孩太漂亮了，还是因为她的的问题太过突兀，不禁一愣，但随即便又笑了：“呦，大嫂，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莫菲看见小伙子不禁也一怔，看起来他还挺帅气的，但又立即瞪着眼睛，指着地上她的几台电脑吼道：“捞过界了，知道吗？”汪经理连忙冲过来解释：“罗亮，这位就是我才跟你说的宏谱电脑公司的莫小姐。”原来，这位小伙子就是海关关